



虞

隱湖毛

在



余陞湖之曲每遇風日晴美

山水佳處

古蹟間有所得或展卷之際一涉吾鄉並

誌一編存諸研北時代先後略無詮次若迩來

沿革多載新志至於人物之盛詩文之富備傳

梨棗非草莽臣所敢紀錄

虞山者巫咸所出也虞故神出奇恠去縣百五里越絕

書。漢屬吳縣

虞山今為海巫山范石湖吳郡志

考古

考古

及古聞

此段在後
考古

此段在前
考古

考古

考古

考古

攝此則巫咸確
是殷之大臣而明
天官者然此區為
誤非也

考古

考古

考古

巫咸太戊時相書云巫咸又王家書序有成文四篇

巫賢咸之子祖乙時相書曰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史記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

咸文四篇。傳云贊告也巫咸臣名馬云巫男巫也名

咸疏云鄭玄云巫咸謂之巫官者按君顛傳咸子又稱

賢父子並為大臣必不世作巫官故孔氏言巫氏是也書商

在太戊。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咸又王家在

祖乙時則史記周書

伊少贊于巫咸巫咸治王宮成巫史記

帝殷

殷

石之說古今為代宗是史記滅天官星

占存而不史記為史官著

天官書

巫咸冢在海虞山上子賢亦葬其側徐廣史記正義

虞山在海虞縣西六里有虞山上有仲雍冢海虞即常

熟也陸道瞻吳地記

古公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一名吳仲史記作虞

少曰季歷生子昌有聖瑞古公欲以國及昌遂之荆蠻

斷髮文身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

蠻國人君而事之自号勾吳，人或問何像而為勾吳，
 太伯曰吾以伯長居國，絕嗣者也。其當有封者，吳仲也。
 自号勾吳，非其方乎？荆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餘家，共
 立以為勾吳。武王滅商，追封太伯於吳，太伯卒葬梅里。
 平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卒，子季簡立。吳越春秋
 世本云：吳熟哉始居蕃離，字表注云：熟哉，仲雍字也。按
 雍是熟食，故名仲雍，字熟哉。括地志云：中雍家在常熟
 縣西北三里海亭。上番離，合吳餘暨。一本所載仲
 雍石字，以鑿然不敘及其說。史記注
 海

孫

司馬

史記

太平寰宇記云：常熟山有。是仲雍西
 是齊女仲雍比德太伯，孔子謂虞仲夷，居放言身
 中清廢中樞，班固以虞仲者仲雍也。梁昭明太子作虞
 山招真治碑云：遠望仲雍，而高墳蕭瑟。躬臨齊女，則哀
 壑蒼茫。蓋梁時猶可見也。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
 常熟海隅山有石室，十所。昔太公避紂居之，孟子謂太
 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者，此也。常熟去東海止六十里，故
 謂之海濱。楊脩郎中嘗作詩紀其事。中吳紀聞
 石室在常熟縣海隅山，石室凡十所，相傳太公避紂居

考古

之嘗熟去海近或是 范石湖吳郡志

周章墓在海虞山上 按周章乃仲雍曾孫世家云仲

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封達立封達卒子周章立武

王克殷求泰伯虞仲之後因封周章為吳伯圖經以章

為闔閭長子誤也

闔閭謀伐齊、子使女為質于吳、王因為太子波聘

齊女、少思齊日夜号泣因乃為病乃退北門名曰望

齊門令女往遊其上女思不止病日益 乃至殂落女

曰、之死者有知、葬我於虞 一、
之、 越春秋

此下應接齊 女死一段

考古

此下應接齊 女死一段

山

曰

闔閭子並葬此

西山三里有越王勾踐廟 吳川圖 續記

常熟縣在郡北一百里晉建安二年分 如海虞置本

号海虞縣至唐貞觀九年改常熟縣北一百九十步有

孔子弟子言偃宅中有聖井濶三尺深十丈偏有盟壇

盟北百步有浣石可方四丈縣北二里有海虞山仲

雍周 或作固 章並葬山東嶺上闔閭三子長曰終累婚

齊女早亡亦葬此山、有二洞穴、側有石壇周迴六

十丈東二里有石室太公呂望避紂之處山西北三里

有越王勾踐廟郭西二里有夫差廟折姑蘇臺造魯鄉

一、
為常熟仍隸信義
郡縣極常熟不
手始
考古

吳郡志引吳地
記云宅有井、
邊有浣石周
四尺皆其故物
輿地志云梁蕭
正德為都太守
將石去莫知所
在

考古

二十四戶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吳地記

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 太伯

卒無子仲雍立是為吳仲雍 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

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

於周之北故夏虞是為虞仲 史記

虞一作墟字甚明曰此夏虞則後有注

考古

夏都安邑虞仲都太陽之虞城在安邑南故曰夏虞左

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則虞仲是太王之也又論

語稱虞仲夷逸隱居放言是仲雍稱虞仲今周章之弟

亦不虞仲者蓋因章之弟字封虞仲則

仲仲 代稱虞仲所以祖

考古

濶

為造濶門置於水海虞

其室在車道左水海右去縣田其國死葬

虞西山越絕書 陳象賢按是謂齊門去縣七十里蓋

齊門北通毗陵昔晉景公女聘太子終纍濶閭長子夫

差兄也齊女喪夫每思家國因号齊門後葬常縣海陽

山東南嶺與仲雍固章等墳相近葬畢化白龍冲天而

去今号為母塚墳吳地記 又曰作九層飛閣令女登以望齊

莫城即平將莫邪鑄劍之所有莫邪廟劍池 舊志及有

莫門塘寰宇記云漢莫寵築以捍海賊者姑蘇志

齊女死時太子亦病而死濶閭謀擇諸公子可立者未

此段應在齊女塚後

考古

考古

有定計波太子、夫差日夜告語伍胥曰王欲立太子非我而誰當立此計在君耳伍子胥曰太子未有定我入則波矣闔閭有頃台子胥謀立太子、胥曰臣聞祀廢於絕後興於有嗣今太子不祿早失侍御今王欲立太子者莫大乎波秦之子夫差闔閭曰夫差愚而不仁恐不能奉統於吳國子胥曰夫差信以愛人端於守節敦於禮義父死子代經之明文闔閭曰寡人從子三夫差為太子吳越春秋

曰按齊女一事有三疑焉

越曰秋云齊子使女

吳地記云闔閭

一疑也據吳地記云齊

波即夫累一人而二名

長子夫差兄也蓋波即終累即為夫差兄非謬矣及

吳越春秋闔閭台子胥謀立太子、胥曰莫大乎波

之子夫差又曰父死子代則夫差為太子波之子非

兄弟矣二疑也據吳地記云齊女喪夫每思家國據

吳越春秋又云女少思齊日夜號泣因乃為病乃至

殂落乃葬虞山之巔是時太子亦病而死何夫婦死

期先後不同耶三疑也

齊女峰南都志作高女峰

頂山上有高女峯非城內者

考古

言偃魯人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歲時習於禮以文學著名仕為武城宰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之子蘭相善使之受學於夫子家語

言偃吳子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為武城宰孔子過聞弦歌之聲孔子莞尔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子以為子游習於文學史記

晉按家語作魯人史記作當仁史記家語云少

此後當接
檀弓云三段

十四、五歲未知孰是

考古

言

而

七

一名聖井濶三尺深十

丈并傍有壇北百步有浣一方一尺縣有言偃橋蓋得名於此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

陳三恪按圖經云在常熟縣西今稱子游巷宅有墨

井水如墨潘可書字去縣一百步井邊有浣衣石周

四尺皆其故物輿地志云為太守蕭正德取去宅東有文學橋

今俗稱醋庫橋南有景賢巷又有濶里坊在文學橋

西遺礎尚存先正吳文恪公治第於先賢宅傍墨井

為後來居人所掩間有知者亦秘不肯言

先賢儀墓在縣西北虞山之首按成化時邑志引史記

考古

吳世家並列今忘其處弘治間邑令楊君公子器營儀墓於今所樹碣梅堂森植松檜表以綽楔春秋致祀焉又按宋寶祐琴川志今吳郡有言偃冢

考古

吳王摩旗墩在虞山寶嚴上墩下有古教場歷代邑志失收

考古

吳王藏軍洞在虞山上相傳有七十二處甃以巨石其大者非數百人不能昇洞之大者或藏百人山顛纍如巨冢者皆是

考古

鹿一 吳一 之可 西北 卽舊志

考古

離宮也吳地志云吳王離宮一獻西施於此吳王擇

虞山北麓以石甃城為遊樂之所故名又左思吳都賦

戎車盈於石城與摩旗峰藏軍洞正相望在縣北五里

名石城 陳三恪從舜井游破山寺循澗道迤北而

東又南折不百武隆起如壁壘土人指為石城延哀三

四里北出李文安公父墓前有迹可據俗呼為攔馬城

丹井在虞山南嶺下致道觀舊傳治平中主觀道士李

正則浚井得石函一中有綠合藏丹二粒即化為雙鶴

飛去縣令陳照隣持其函以往而綠合為正則所藏正

即東城

考古

海古閣

考古

則善醫至藥所不療者則以水煮合以飲之疾必愈自
正則死而合不知所在矣其丹或至夜陰晦若有二炬
遊走湖市倏忽無常紹興初人猶每見之照隣嘗有
詩云鍊丹井存瓊甃古驂鸞人去玉堂空刻
雪井在致道觀之北嶺上始名竹林庵宋元祐中海陵
徐神翁之弟子申先生欲南遊請於師曰逢虞即上
無雪即開申遂渡江至是山徘徊瞻眺久之問於人曰
虞山也即築庵居焉然患無水一日大雪唯山坳不積
浚之得美泉刻

琴

之身

後橫

心皆石受山水東注運

考古

河

大言

吳記

園在吳宮本吳王夫差

舊園也一名鳴琴川或云琴刻名始於此後人去鳴
字

考古

扈城在石城東南世傳吳王游樂石城又建離宮扈蹕
故名扈城遺址如崇崗下有扈城村舊志

以下三段
移在前

檀弓云汰哉林氏註林氏子游別字也又云申祥之哭
言思也亦然說者云言思子游之子申祥之妻之兄弟
然則申祥子游之婿子張之子禮記註疏

高宗紹興十四年御製言偃贊

道義正己 文學擅科 為宰武城 聊以弦歌

及古月

割雞之試 牛刀謂何 前言戲耳 博約則多
市上 部侍郎趙安仁子游贊

魯堂登科 觀輿將聖 武城之小 可以觀政
澹臺之舉 行不由徑 追建上公 素風逾盛

穿山相傳海中島也海虞縣穿山下洞穴高十餘丈昔
有人行海者舉帆徑過其下臨海記

考

茯苓山在慶安鎮西北高數丈餘周三百步下有龍潭
石潭猶存舊傳曾產茯苓故名古詩云山高無十丈水
深無百尺山有茯苓名水有蟄

考

黃縣志 四都 橋南長六十丈濶三十

丈丈 惟黃名 君志

塔山在河陽山南晉處士夏城太守邴臻常居此

舊名崇德後改今名郡志

邑志又云塔山在縣北三十六里長九十丈高一十

五丈在河陽山南山本無塔字當從塌俗名箬帽山

謂形之塌如也

陳三恪按晉書區
逵傳夏統會稽
永興人孝前母病
詣洛市藥後歸會
稽不知所終按此則
統自洛歸後或隱
居吾邑六未可知
不然唐宗圖經何
以省夏統宅也

考

顧山舊志名靈龜山寰宇記云顧山東屬蘇州西屬常
州一名馬婆山上有寺及龍潭

苑山郡志作宛山

塢丘山郡志作烏丘山或作塢山 有賈似道墳

考

考

考

考

頂山在破山北十二里上有高女峰白龍池在焉西北
有水簾洞兩水合流從石崖下注淪流若簾云南集志
破山去虞山六里世傳龍洞而山破故名上有洞龍洞
傷有硃砂洞東北有空心潭舜井

寶祐志云

按舊傳正觀中有老宿在寺說法常有白驢老人每

旦先至一日師問為誰曰某山中白龍也願見其形
老人云我見形時當念摩訶經号助我之威師怖誤
誦揭諦神呪神以杵擊龍：衝山而去遂成破洞又
高僧傳云白龍與黑龍交一：洞迸成溪朱長文吳郡
圖經續記云九中山生白龍與烏龍洞於此

王符傳要可林

而咸洞終貞觀魯貞觀中夏五月白龍與烏龍洞

而成洞舊去衝山而去不成洞諸說紛：未知

孰孰是破山寺志

考

慶元志引山海經曰虞山之北岡壠相接即烏目山也
今頂山之南有烏目洞破山寺志

考

破山興福寺自齊始興五年邑人彬州牧倪德光捨居
茅置之是為大慈寺至梁末同三年改為興福寺僧堂
三柱皆有雷篆倒書相傳唐初雷震內一柱題字家端

謹可識云助溪作火田六字破山寺志

考

空心潭因常建詩以名潭有無尾螺相傳有神僧見其

破山寺

螺者已去其尾放之潭中得生或徙他處則尾如故
見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

考迹

空心亭至正五年州判官河南段天祐重建先是邑人
崔天游后君議與昌上人取常少府詩為韻授四方名
士大夫各賦五言詩一首刻之亭中
興福寺志

四高僧墓

居簡

北湖

常達

文舉

懷述

體如

彦偁

梁昭思

考迹

救虎閣招真廢寺老僧彦偁居之。夜有虎中獵人箭
伏於閣前哮吼不止偁憫之忙繫鞋垂燭欲下拯之
身擊且之俟其各睡持炬抵之虎賊身抵鏃血頤偁而
去天明獵師至示之以鏃
羅獵馬高僧傳

考迹

尊勝石幢在破山寺外其石刻左幢平原陸展書右
幢京兆全貞書清勁有法妙唐大中建造錢穀續

水料

昆湖周七十六頃去縣二里許一名隱湖
越絕書

水料

崑承湖在縣東南五里亦名崑城廣十八里
越絕書

水料

虞湖十道四番志云周五十里每遇天高氣清良辰美
景則有波濤溢起高一丈許鼓蕩山峯今皆無考
郡志

巫咸宅按越絕書舊圖經皆云虞山巫咸所居
姑蘇志

郭璞有巫咸山賦按虞山或名海禺山或名烏目山

或名海巫山或名海隅山惟姑蘇志云商巫咸墳在

平門東北三里巫咸商太戊時賢臣是為巫門巫咸

考迹
此新應移
在巫咸墓

源世

建置

山又似與吾邑不相涉疑景純所賦未必是常熟者
常熟縣境東西九十里南北一百里

十二鄉

積善 端委

開元 歸政

太平 雙鳳

感化 思政

南沙 郭行

崇素 昇平

橋梁五

言偃

信義

文學

昇僊

通泰

九里城在常熟縣北九里世傳吳王牧馬於此建城以
欄馬俗呼欄馬城有洗馬池今存

白茆港在縣東南西接崑承東入大海長九十里

雲和塘本名元和塘郡守李素所治成於元和四年故

名後謬元為雲今但呼常熟城南連運河北入常熟界

○雲和塘之西為尚湖一湖長十五里廣九里上

有虞山暎帶頗為奇勝○湖之南有柴涇有朱涇有

徐市涇西有湖橋塘張墓塘南有白蕩自白蕩而出

為羅墩蕩為六里塘自張墓而出為大和塘自柴涇而

出為南塘又自大和而出為官祿塘為黃庄塘諸水互

流其西吐納江陰無錫諸水其東仍流雲和塘○雲和

塘之東為崑承湖一名崑湖或云崑湖在崑山北承湖

在崑山西北二湖合而為一一名八字湖縱廣各十八

里○崑承湖之東有五丁涇西有陳涇漣涇魏涇有東

橫涇有黃墓陵涇有徐涇塘莫門塘衛涇塘南有張涇

有六十二涇有周涇有黃涇有龍涇有桑婆浜曹家浜

水利 水利

考址

有時涇塘其北有艾涇。○自五了涇而出為七浦自周涇而出為朱漚塘自陳涇而出為斜橋塘為嚴舍涇為懸涇自黃涇而出為徐涇為楊尖涇華蕩在焉。○華蕩之西為宛山塘其東北為戈庄涇自戈庄涇而出為五瞿塘華漚在焉。○諸水或南或北其流梅李塘者東北入許浦流李墓塘者東入白茆港流福山塘者北入楊子江。○梅李塘之源發自雉浦轉入耿涇千步涇迤邐縣城之東遠出許浦入於海。○其四弓連涇錢涇其東哮塘哮塘之南為焦莊涇為黃庄浜為李家浜其西為福山塘。○福山塘亦自縣北過江門而北行四十里入

揚子江是為福山港福山港在焉。○其西鵝城港通暢塘又西九折塘其南富平塘富平塘之北為河陽塘又北為奚浦。○李墓之源西自周涇而來轉入白茆塘遂入於海又有蕭涇蔡涇胡澄涇鳳皇涇東山涇蓮涇東婁涇站浜沈浜嚴洞官浜黃浜雙浜黃姑浜石墩塘支塘三了港黃沙港南港北港俱流白茆塘。○白茆塘之南一水東南流曰鹽鐵塘亦名內河橫亘七十餘里西接江陰東入崑山界。○楊尖市在縣西南去縣四十五里無錫志作羊尖乃河名也在無錫縣東北六十里懷仁鄉與蠡河俱盛塘河之別脉顧市河亦包堰河之別

建置

脉並東會於是河入常熟界

常熟城初亦列竹木為柵祥符經云周二百四十步高一丈厚四尺建炎間

知縣李闔之始建門五東行春西秋報南承流北宣化東北介福元築土

城周一萬四千八百四十丈濶門十一至元十六年張

士誠重甃以甃高二丈二尺厚一丈二尺周九里三十

步復增濶小東門今門六行春 秋報 阜民即承流 拱辰即宣化俗呼北早門

通江即介福俗呼北水門 阜安即小東門

鹽鐵塘在縣東三十里許相傳吳王濞鑿渠於此以通

鹽鐵之利或曰吳王於此運鹽鐵故名海虞別乘

吳志載庾闡揚都賦注曰孫權時魏荊州刺史王基攻西

陵合暮舉火於西陵鼓三竟達吳郡南沙溇祐邑志

穿山農家生一子名保保肢躄柔輒四五歲猶不能行

終日坐木榻上善言人禍福叩之皆應其家固恠之然

亦因以致饒裕故不戕之一旦有龍帝山道士過其門

語人曰此家必有妖物富人劉以則聞之召道士曰若

能除之乎道士曰不難也劉遂具舟使往道士方行保

忽告母曰有一道士來兒當死矣可與錢十千為兒

乞命母方恠之道士已在途潛書朱砂符焚於道傷柳

樹根下保已在室嘔血又行不久再焚一符則有一

鱧死於水面長壯可畏其首大如拳問其家子死矣

仙釋

考古

應注在前
小引

海虞別乘

建置沿革常熟吳北境也三代時為荆蠻之域周泰伯與弟仲雍來奔荆蠻之人以泰伯為勾吳長泰伯卒無子仲雍立仲雍卒子簡立後武王封仲雍五世孫周章於吳傳十餘世其後越滅吳楚又滅越及秦滅楚人項氏據有吳地漢有天下為吳國孫氏有江東屬會稽折吳北之境稱虞鄉置虞農都尉晉太康元年平吳屬揚州刺史四年以虞鄉置海虞縣東晉初屬吳國內史割海虞北境置郟朐利城三縣為東海郡縣西北地名沙中咸康七年始置南沙縣屬晉陵郡梁天監六年分婁縣地置信義郡領海陽前京信義海隅興國南沙六

縣大同六年以南沙為常熟仍隸信義郡縣稱常熟于是乎始隋平陳開皇九年置蘇州統縣五常熟屬焉廢信義郡以所領六縣地皆入常熟治南沙城後又廢晉陵郡分常熟地置常州從以常熟隸蘇州移常州治於晉陵縣晉陵今無錫也隋末屢陷於竊據唐武德七年移治於海虞城今縣治也九年罷都督府從州屬潤州貞觀初隸江南道天寶至德後復蘇州常熟遂為屬邑乾符以後陷於僭亂五代時屬於錢氏宋政和中陞蘇州府為平江府自是縣隸於府元改蘇州府為平江路置總管縣隸總管府元貞二年陞為常熟州隸平江路

國朝洪武初復改州為縣弘治十年巡撫朱瑄等奏立
 太倉州割縣東境直塘雙鳳沙頭橫涇諸大鎮隸焉
 定錄官寮定錄府有典柄執法郎是淳于斟字材顯主
 試有道者斟會稽上虞人漢桓帝時作徐州主簿靈帝
 時大將軍辟椽少好道明術數服食胡麻黃精餌後入
 吳烏目山中隱居遇仙人慧車子授以虹景丹經脩行
 得道今在洞中為典柄執法郎 真誥

昆吾山有獸如兔食銅鐵膽腎皆如鐵吳國武庫中兵
 刃盡而封署如故得雙兔殺之有鐵膽腎方知兵刃為
 食乃鑄腎為二劍雄為干將雌為莫邪 宋孔平仲說苑

干將莫耶二劍皆
 吳王所佩園
 干將吳人與歐冶
 子同師莫耶干
 將之妻干將作劍
 采五山之鐵精六合
 之金英候天地伺
 陰陽同光百神臨
 觀天氣下降而金
 鍊之精不銷干將
 不知其由莫耶子
 以善劍問於干
 使作劍三月不成其
 有意乎干將曰吾
 不知其理也莫耶曰
 夫神物之化須人而
 成今夫子作劍得
 無得其人而後成
 乎干將曰昔吾師
 化冶金鍊之類亦精
 夫妻俱入冶爐中然
 後成物後世即山作
 治麻經說服世後

吳王得鐵二塊台干將莫耶夫妻鑄劍於閭闔久不得
 成二人斷髮剪爪投於鑪中使童男童女三百人鼓橐
 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耶陽作龜
 文陰作繆理干將匿其陽敵其陰識者曰此陰劍也有
 陽者在吳王台干將干將臨行命其妻莫耶吾去必死
 若生子必名攄間漆即眉干將見王殺之生子因名攄
 間漆年至十七八問其母曰人生必有姓名吾何曰攄
 間漆母具以告其子曰劍必漆於攄間遂破攄得劍欲
 刺吳王僚事覺逃入山遇一素冠老者問曰子欲報父
 讐乎必自斬頭與我當與子報讐其子即提劍斬頭

國朝甚重之
 會魯使季孫
 來園問使季
 大夫敵之季
 孫拔劍視之
 中缺者大如
 米
 嘆曰美哉劍
 也雖
 上國之師何
 能加美
 劍之成也吳
 霸有缺
 則亡矣我雖
 好之其
 何受乎不受
 而去

鑄金於山今吾作劍不
變化者其若斯耶
莫耶曰師知鑄身以
以物吾何難哉是
干將妻乃

考述

考述

考述

仙釋

仙釋

老者左提劍右提頭直造殿下謂吳王曰楣間漆已斬
矣吳王降階視之為老者所刺厥後莫耶獨居莫城劍
池遺址尚存其說與史記頗異 吳越春秋

干將墓在匠門外東數里承平時人耕其傍忽有青蛇
繞足其人驚遽以刀斫之其前半躍入草中不復見徐
視其餘乃折劍一段至墓欲持歸亦忽失之方惟深有
詩具載其事

莫城俗傳是莫耶鑄劍之所亦謂之劍城今有小廟云
莫耶大王是也 或謂之鎮鄒城 邑志

置司鹽都尉署於海虞西北南沙鄉時尚屬吳縣會稽郡 杜佑通典

隆興間常熟海隅山北七十里絕頂有僧慈悅結廬於
白龍祠側得水腫疾屢屢投藥石弗效一日有客至祠
自云姓回音容異常徐而入見慈悅病甚憐之遂以指
甲畫其股腹即潰而腫消授藥一丸令用當陸根同葉湯同葉于同葉杭同葉至同葉津同葉澤
服之且曰壽至八十五不兩日遂瘳初不悉其為何人
也後兩月餘有客至云來自臨安因覲補陀至此以畫
一軸畀慈悅曰吾所画也須臾而去視之乃薜荔所覆
呂真人像方悟姓回者即呂也 趙彥清呂真人感應記
單以清嘗熟元陽館道士大曆中嘗之嘉興入舡聞異
香疑有非常人遍目同載唯舡頭一人儀趣頗殊單君

同葉

遷坐與並席香氣弥甚因從容問之荅曰吾此地人少
病大風逃於深山遇一老人哀之令從行有草堂數間
老人曰汝且居此一月後自來視汝以藥圓一裹令餌
之老人遂行更入深山吾入堂餌藥不飢渴身日以輕
兩月老人方來笑曰有心哉故在此疾已差矣至水濱
照之鬚眉皆生顏色益少老人曰汝既服吾藥可長生
人間且勤脩道術以二十年為期遂導令却歸吾因拜
問其姓名老人曰子聞國初李靖乎我是也乃辭出山
今年限將及再入山尋師耳單君因記其事為人道之
見原化記吳中人物志

佚事

印習隱寓居常熟制閭接人至官屬將吏各持榜書名
以次奉至柴牙部頭某人公曰甚感尔來揚州軍民數
十萬家柴甚艱得我蒞任後如一日缺柴便斫尔頭其
人間之股慄到任官為籍定舡各與牌号某日賣畢去
限某日柴到稍遲本人自往催時刻不違到日於某官
廳呈樣每束幾斤每貫合買幾束每舡插標示之人自
擇買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

常熟有一里婦夫以訟事滯郡省視回當窻夜織遂成
一絕云月光如水，如天燈火人家尚未眠一曲吳歌
數聲櫓前村猶有夜歸舡前書

弘治中常熟桑民懌通判常過富家見其碌置田產
 戲為口号遺之曰廣置田莊真可愛糧長解頭專等待
 轉眼過家三四年挑在擔頭無處賣近年民家有田二
 三百畝者官司報作糧長解戶馬頭百畝上下亦有他
 差致陪賤不繼以田典賣輸納再不敷者必主監追限
 期比校往致死者有之往年田值銀數兩者今上一
 二兩人尚不願售其任注官田愿給與人辦糧不用價
 人尚不願售者其奈朝廷供需歲增月益皆取於民以
 奉上民賴資以養生今民不堪命以致傷生民懌之言
 雖曰嘲諷切中時病

前書

敏村名訥河陽人
 孝慈信成人之善掩
 人之過躬耕百頃僅獲
 均勞每歲歉必捐粟賑
 貸天寒雨雪使人向更
 者施之膏醫好士常京
 及布衣大帶食無兼第
 子為有萬石君之行
 見虛窓手鏡

可師

常熟徐敏村家素豐為人寬厚有長者風初為萬戶長
 邑人推為總收時有司賦布折糧民悉統於敏村所收
 頗獲厚利敏村曰利歸自我人任其費吾何心哉乃令
 民自織造輸納不納銀錢於總收轉售布而納官其利
 率歸於民甚便之後欲復舊例者收銀錢而不用布
 民怨之事敗過及敏村邑民數千詣行臺頌敏村不取
 纖芥之利愛民如子民戴之如父母乞貸其罪部使者
 見民情懇遂釋敏村令其中服東向而立使眾拜之
 以謝復令縣宰賞以羊酒送至其家

前書客座新聞

海虞魚侃字汝善由進士知開封府持公秉廉撫民如

及古

子方之包孝肅致政後一貧如故家人怨之得疾日卧
一小床足不能履地且無僮御床懸一綯緣之以起家
人飼食必呼曰清官飲食在此食竟緣綯就枕更不良
於便溺其苦如此前書

常熟昌宗教以刊書為業嘗役於文村朱氏迫歲除得
傭錢一千布十疋負行道中逢一村夫問曰老丈得無
勞頓勞乎我亦同行相代何如宗教欣然授之其人竟負之
而逃罄身而歸越三年忽一人詣門拜曰我乃三年前
途中負錢布者也此時我負湖塘蔣氏債有妹即日欲
嫁被禁持家計無所出故權給文物以贖妹成婚實非誑騙也今

挈一小女願伏服事令即秀才以贖前過希宗教曰既濟
汝急豈望報乎况是汝女決不敢受慰謝而去秀才者
宗教子希顏也後官至雲南布政前書

可登

常熟沈全吾應科與無錫戴近訥善有浦某者亦戴之樹
蘭也隆慶庚午沈與浦俱赴試南畿浦以夤緣自謂必
售八月初忽道飛禍不得入場其私費幾千金亟欲他
售商之於戴曰我當盡就沈商之即詣沈寓密告焉因留
飲甚歡未幾沈忽患腹痛至不能忍水漿不入口戴知
事不諧遂別去至初八日沈病尚劇抵夜勉令人負至
貢院前驟覺精神開爽竟得入闈從此聯捷蓋功名自

有定數無事征實也 咫聞錄

常熟趙學士用賢家居時遣人往闕中九鯉湖祈夢於九仙神夢神示以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二語歸以告學士大喜備一客曰我朝無出將入相之例豈將字當平讀乎學士拂衣起後官至禮部侍郎謝病歸果如其言 咫聞錄 萬曆年間無錫華德善著号觀幻道人

琴川庫吏沈少川家居鳥瞰渡有王某者自遠遷至為比隣沈以盜庫敗繫獄王遂與沈妻通情好甚密一日沈妻歸寧有二百金瘞床下囑王守之王取其金竟還故里沈妻歸飲泣悔恨幾不欲生後王死其妻亦私其

隣悉以所畜畀焉天之報施抑何巧也 咫聞錄

常熟董華巖者其內弟為巨盜被收密呼董曰我有藏鏹若干在某處可亟取以脫我董取之佯報曰無有也則又囑曰尚有某、二處可急往迹之董即呼其子敬巖悉發以為己有而置毒於餉殺其內弟自是家漸饒廣開質庫一日董之子出忽遇其內弟憑其膝而言曰尔取我金何為更殺我命口鼻血出而死未幾華巖亦死 咫聞錄

成化中無錫刑曹吏顧璠往常熟遇兩泊舟村庄、人問何舟答云縣吏也因延入具雞黍見璠有憂色詰之

璠言之吏解銀耳主人曰子且飲老拙可相貸也留宿
至明晨投券授銀而去後璠欲市已德使獄中大盜誣
及主人逮至公庭詭叱盜數言服而釋之其人德璠遂
還故券所貸竟不償璠後遘疾亡主人忽見璠入門緇
冠素服索之不得是夜生一犢斡白首黑遠近知者以
為吏來償債也 咫聞錄

琴川張思筠為襄國護衛叅軍家畜一驢年老力衰欲
賣之忽夢驢曰我前生負公銀今來補償尚未清也莫
以我輕售人免得復來補報耳日下當有人來買我非
若干錢勿賣張得此夢以為大奇不一二日果有買者

至驢奮力跳躍其人以為健也倍價買之果如夢中之
數驢隨人去至其家而死 咫聞錄

常熟福山近地有海洋塘王姓者於萬曆辛亥十月至
縣訪一書記不遇因過餽餽店沽酌拾銀一封不啓視
第坐以待少頃一人來尋覓自言姓張係四十一都人
為欲輸官贖杖賣兒於城得銀一兩五錢不期遺失王
檢銀數相符還之張感甚詳詢里居姓氏而去至歲暮
王聞鹽值賤將往買之適張姓夫婦携壺漿來謝遂不
果行寄錢於同伴往是日過海者終至洋中颶風大作
不及收港人舟俱沒而王獨免於難 咫聞錄

嚴尚書養齋父封君八十餘猶多媵侍時公賜沐歸寒
暑晝夜惟寢處父齋中父屢使異處不聽蓋愛父而防
之也其堂中聯云有子萬事足我子作尚書足而又足
七十古來稀我年近大耋稀而又稀

耳談類增

邵武守瞿公洞觀文懿公昆湖任子也七八歲足生疔
凡疔食生不知味者不治食已不知諸醫羣集皆言不
治公恍惚似夢非夢見呂仙授方藥僅穀品內有雄黃
曰此蛇眼疔故用此服之日有半即愈自是神識常入
異境無非丹洞玄圃金堂玉陛每出窓外常有白雲稠
穠若絮乘之冉冉而登儔侶皆仙每誠可勿婚宦虧損

靈根公以語文懿文懿曰必我父子皆仙則可不然誰
事我者公告諸仙指密殿金字榜示之曰榜上惟汝
有名不列者不可故竟婚宦

耳談類增

趙良深字順卿宋宗室祖崇驥以雲安軍使仕吳遂家
常熟良深性純孝樂施予大德間東土大荒良深以米
二千三百石助賑延祐間又饑復助四百三十七石里
中有飢寒者周以粟帛死無殮者給以棺木有司上具
事都省旌其門

錢幹仁虛窻手鏡

字長卿自稱虛中子

蘇金字用之常熟人嘗賃一舟出蓬下獲布囊中皆金
銀器艤舟以俟失者至悉還之夜有盜踰墻足躡假山

可

心釋

可

可

及古

可師

石仆不能去。金覺與錢一千，俾事生理。盜感愧從善。前書
李粟，字翼寬，常熟李市人。以貢入京師。隣有蜀人陳清者，倉使秩滿，留京師，緣聞殺坐大辟，當刑。其子寵年十四，請代父死，繫獄。粟憐之，為之營救，費白金三百兩。朝廷嘉寵孝，併赦之。粟未嘗自以為德。後清補崑山縣丞，俄以疾告歸，願以女侍粟。曰：以財濟人而入其子女，非也。固却之。資其行，復求播紳詩文表之。題曰榮孝集。粟後舉順天鄉貢，判處州。以廉直聞。前書
余銘，字新之，常熟人。嘗聘妻，後女喪，明其家，請罷婚。銘曰：夫娶者豈以貌哉？卒娶之，待之良厚。前書

可師

可師

瞿興嗣，字華卿，常熟人。宅心仁厚，遇貧窶者必賑給之。有王氏貧，卧疾無食，雞初鳴，興嗣往其門，以錢投隙而去。民有告糴者，鷄衣百結，興嗣受其值，佯忘其所須，倍其值與之。歲大歉，來相依者數十人，興嗣擇旁近舍居之。會癘氣作，病者相枕，興嗣每晨躬携粥藥，極視卒賴以全。興嗣朝道拾遺囊，悉歸主者。有勢家奴因失主物，懼欲自盡，興嗣為之代償。其人謝曰：某微命，公所賜也。人至今稱之。前書

文三師

季儒，字席珍，常熟文村人。居族有義，從科躍，與儒同試於學臺。儒當補廩，念科老白之，御史請先廩其科，御史

可師

義之從其請其兄家多貲儒貧無所賴兄有外侮儒傾
身赴之雖犯難不避朋友以窮歸儒經紀之盡力平
居接物拱揖柔聲退然如懦夫然負遠志多義舉前書
吳文恪公訥為御史時巡按貴州回三司遣人贖黃金
百兩追送夔府公不啓封題其上還之詩曰蕭、行李
向東還會過前途家險艱灘若有暮金并土物任他沈
在碧波間廉而不激如此前書

徐佐字朝卿居常熟有士行慎取舍常浚井得錢盈萬
以為妻家所藏也掩其井召妻弟至盡歸之前書

錢竹深名洪忠懿王之後也居常熟器量端重有大畧

可師

樂趨人之急所居奚浦去城百里君相其水陸要地濬
其港置東西二百餘舍通商聚貨民利之如雲集族人
有弗能娶者娶之飢寒者衣食之棄券貸責恕負租景泰甲戌歲
大饑民多流移洪發廩賑卹五百餘家乙亥大旱道殣
相望洪設粥以食餓者三月乃罷其老羸弗能就食者
又以米穀三百石賑四百餘家死不克殮者百餘人棺
而瘞之廊城諸水中浮屍七八十人並撈而殮焉于時
吳祭酒節宴侍郎鐸邑令蕭士薦咸重其名扁其堂曰
尚義子泰号益齋德如其父庶弟良生未暮泰育之如
同胞比成立半其父產給之姪邦靜嗜酒無行嘗之酒

肆以衣易酒衣盡弗恤泰解衣之衣盡如初泰屢易
之無愠色族姪宗時歿二子幼妻包氏年甫二十六泰
憫之加意周恤包氏由此得以節終泰為之上其事於
有司成化元年詔旌其門泰子元禎字益江性友愛克
世其德兄懷筠性酷寡恩信謬言盡毀君業必欲置之
死地元禎飲泣逃避初無怨言兄被仇致死妻江無與
殮者元禎聞之號泣奔赴殯殮歸葬姪某感激事之如
父終身不替弟宜止常使酒一日乘醉率家人毀楨園
房數間守者以告元禎曰緝之而已顏色自若後弟悔
悟兄弟如初前書

可所

周澍字時望常熟人有義行有醫者沈恕暑月疾革其
子謀售其居以殮隣王某幸其喪故抑其價澍給錢二
千以賙之屋得不售譚虎無子納婿以養隣人誘賣其
女於娼家婿暗弱不能爭澍為訟於官贖其女歸譚氏
其師湯洪年八十貧老無子澍年已六十執門人禮甚
恭歲遺月餽終其身無少懈前書

可所

楊福常熟人與給舍黃公鉞為友靖難兵起郡守姚公
善遇害鉞登琴川橋祀善慟哭曰吾與子同受國恩子
今死國吾忍獨生乎遂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死時北
兵捕善黨急鉞親族悉驚伏惟福具棺衾日夜泣橋側

百方求錢尸不得更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福痛哭抱
起體猶不潰竟成禮葬之

前書

海虞曹宣慰其先起農家至富強有孫文載娶邵玄同
先生女初歸曹氏一日謂孫婦曰可從吾出觀花園遂
出屋一望平田菜麥青黃無際乃言曰吾家花園如是
非尔家奇花異木池臺之比其父知縣前宋福王府管
莊田人也至宣慰日益盛大時澱山湖為湖沙湮塞大
半曹氏占為湖田九十三圍凡數萬畝相傳其倉中米
囤凡十二行每行一百二十枚又一所差少六十二行
八十四枚積粟百萬豪橫甲一方郡邑官反為之驅

使時有以謀反不法事告於江淮省蒙古臺某丞相
受其賂黃金二十錠坐其人為誣告丞相家奴二人索
錢於曹曰吾以金廿錠與丞相矣更有何物與尔輩
家奴歸告丞相丞相大怒出所賂金於堂上凡曹氏主
僕即收捕之曹有一子號十提舉者單騎走至燕都投
右丞相翦某為之計約為婚姻乃奏江淮丞相某取
要臣姻家金錠二十上怒命下繫丞相赴京取問遂服
罪曹氏獻糧萬石宣授遙任浙東道宣慰副使有司於
文字上增歲歲字以是歲、但之子孫為之家廢厥後
有司以湖田散佃於鄉民以足其數在前元、貞大德

皇慶間事也。鄉人苦其豪橫，有作對偶云：雪灑荒郊白，占田園能幾日；烟迷曠野黑，湯天地不多時。北人目之曰富蠻子

見長谷真逸農田餘話

常熟劉以則家藏有小李將軍落照圖，宋秘府物，舊藏於崑山道士黃玄微。永樂初，人有疾玄微者，告其收買。王子澄書畫，幾至不測，為此圖也。後劉氏購得之。老米朱樂園墓表一卷，亦劉以則家物，今在吳江張氏。張伯雨自書詩五十五首，後人表為二冊，題跋一冊，楊廉而下六十五人，常熟劉氏物，今歸表戒卿。以則藏釋夢休風竹圖，宋徽宗大字御書，有內付圖書。

印趙雍題名

張伯雨詩，常熟陳原錫家物。後丹客得之，以售郡人沙生，今二十五。千歸洞庭山家。以上四則皆見都穆寓意編

海虞葉訖，字嘉言，性善記。幼時遊佛寺，其父孟德問曾記寺中碑否，對曰曾記，遂朗誦不差一字。又命其記曆日，嘉言讀數過，遂背誦無遺。又聞前輩言解學士縉在家時，戲袖屠家日記，屠者憂之，公佯問其故，屠具以告。公云：我曾見能記之，取筆與寫，出原簿對之，無少差。夫曆日簿籍，家難記者，而能無誤，則其他記誦過人遠矣。

陳頴潤，中今古，字永之，長洲人，景泰中領鄉薦。

嘗熟貧人陸姓者以吹簫為生其妻田家女也陸久病乏食妻歸母家乞升斗之粟及還夫已死矣哭之甚哀炊飯祭之遂自經於屍之側

紀善錄

陳符字原錫口不言人短少從吳山吳文度學文度歿無子原錫臨其喪盡哀葬之如禮養師母訖終不廢禮葬如葬文度歲必登隴凡五十年已上見杜瓊紀善錄

靈惠侯周孝子常熟人在宋元祐間以孝成神事見郡志余得其封爵公牒節述云弘治甲寅冬神於余有所感應時作靈惠神君感應記節其畧曰神降於蘇衛韓百戶家禱者日衆今歲臘月有民女病將往禱鄰

民裒工沈海沮之及民往海二從去神降筆云悖頑不信者宜出海不悟箕廷扑海仆地海猶拒神復書曩沮禱之詞海乃悔惧求免請繪神像及立木主皆不許復請手裒一軸請文人書之懸諸祠中神曰然汝為乞祝允明文來海請題旨大書孝當竭力四字又曰汝語若宜善為之詞廣軸大書揭吾堂示諸禱人海乃退

常熟邑東之白茆港入海要衝也居民神姓者命奴子牧羣鵝於潮水夕則收歸一日失杖我鴛奴惧不敢返或令其卜諸廟神其效反覆不定奴竟宿於廟中夜深見廟門外燈火熒煌廟中吏卒喧呼迎接奴竊窺之見神紫袍冠

帶入廟謂吏曰今奉帝命委海神推沙塞白茆港令吾輩諸神共議若人間保結依准繳申之狀吾等以為塞之不利於民擬奏止之然天符已降不可違矣更問今日廟中有何事吏曰某之事有主命者皆報之矣惟郁氏奴失鶩事未報神曰其事若何吏曰已令鬼卒訪得此鶩因尋魚鮓其喙插入石岸中久不能出而滄死神曰可令卒取出與之吏卒退散神亦入內殿奴黎明至石岸邊果獲死鶩以歸郁詰責之奴具以告郁驚信後港果以漸漲塞已上見祝允明語佐三編

永和中觀察使韓皋刺史李素開常熟塘

姑蘇志

鬼神

常熟人陳朴弘治二年冬以病死其子懷苦塊於柩傷每闌堵門踊然後就寢一夕方合目忽行至一官府前頗嚴潔門上榜曰福宮真境懷徘徊瞻望久之一人若曹司胥椽從中徐步而出懷進揖請問此何地也其人怒拒好謂之曰此中乃托生案也懷愕然知為冥司又悲問曰吾父死在此乎其人曰凡人初死先至此主者即評其在生之善惡定擬輕重然後送往城隍司乃復送來決治耳懷曰吾父為常熟陳朴死幾日矣今在此乎其人曰爾父適已評過正送城隍司然汝父之評頗善無縲紲之苦但遣人押伴散行而去想不久當來

笑懷又懇曰蒙指示甚感吾欲往彼一候探可得去乎
其途安出其人曰不妨去看指路與之令行懷乃依教
前往果到城隍廟前逡巡得入廟中漫循左廊入忽見
一司中發出一人視之乃父也有一夜義押之果散行
出廟見懷大驚曰汝安得至此懷曰思憶大人適見托
生案官人說大人在此故特來相覓耳父曰然則可急
還矣出廟可急西行慎毋東顧則不返矣又曰西
庵僧負吾錢若干吾忘語汝今已訟之得理矣懷受命
趨而出其父隨之在後懷以思戀故疑回首父則屢
呼促之使前去夜義亦如此詈懷終不舍直同父至先

處門外夜義顧其父曰君雖無大罪然應須繫頭而入
不然官司只以我為受君賂累我非便也父便從之夜
義以索牽縛訖懷念謂夜義曰吾父無罪適來此中官
人已與吾說是散行料不責汝何故凌辱吾父乎夜
義大怒罵懷曰此自是我公事何關與汝豈應私在
此打攪官司我尚不發汝罪不可言乃敢反與我爭
乎懷益怒逢毆之夜義舍其父與之極力相撲既久懷
遂寤與夜義相持而起立于柩前奮臂角蹴大踣呼房
中家人等驚起從窻隙窺之見懷手足蹙張背壁挺立
若被人托住者而了不見鬼懷口中尚強厲曰我不怕

你忽高叫躄倒於地曰不好了被渠咬壞脚股矣家人方推入夜叉急排闥而出亦不見其形但聞出戶聲徑升屋而去瓦歷、踐碎响久之始寤秉燭視懷但一足上已為嚙破血流滿地呻吟痛苦明日覓藥塗傅良久始平其痕正作對穿四齒之形而其刑三角蓋獠牙故也已而懷往西庵僧處索錢僧匿之荅以無有懷曰料不久尔必受報未幾僧果死焉

怪怪錄

常熟入許九朝病臥見二力士入室紅抹額容貌猙獰各以一手插九朝腰间挟之行數十里未嘗履地視力士足亦虛走如飛既至進城見主者主者曰非此許九朝也此人尚有二年壽九朝大呼求還主者命釋之遂得更生後二年果卒

怪怪錄

海虞田夫沈紀成化間墮一鉢飯於廁中急援之已溷穢矣夢角巾老叟謂曰翌午天誅汝不可追矣至翼午黑雲四合雷聲殷、紀疾趨野中裸躰被髮跪而默然或問何為乃尔紀語以故且曰天欲誅我但我母年高不可使震雷聞於我母今跪此以待誅使我母得延年也言未訖風雷頓息右見石田語怪錄

永樂初太宗欲朔內府於北京少師姚廣孝薦常熟蔡思誠驛召至便殿問以制度奏以漢唐宋元殿宇間架

高下淺深之詳，上大喜，遂聽其所為。不復問。嘗建後殿，之後簷長出二尺，上曰：「後簷斜出矣。」奏曰：「此地北風勁，不久自直已而果然。」又製四木座，數十年人莫測其用。將易簷，乃與其高第荆侍郎備言其由，後果用於一便室四柱之下，不差尺寸。

姚宣寅齋間見 字懋昭金陵人

正德三年夏，曠邑之大河里農皆桔槔，忽有雲從西來，冉冉，漸近，雲中有紫衣人乘白馬，半以下，雲擁不見。人皆喧呼隨之。雲中人回顧良久，至虞山頂滅。

正德武寅，有龍見虞山，自大墅橋東入海，所經民居牛馬碓磨，悉飛蕩如燕雀。林木雖合抱，株拔如掃。行人遇

之，或數里而墮，舟人遇之，併舟飄舉，烟雲繚繞，天地晦冥，掣雷中見白龍，兩目如炬，玉光閃爍，蟠亘無際。前有二黑龍，差小若導之者，霖雨五晝夜不止。有僧結一庵在水南，僧他出，雨霽而歸，則菴從水北，壁落如故，封鑰宛然，尤足恠也。守臣具題以聞。

嘉靖二年，呂玉茂才家五渠村，端陽日入城，值微雨，其家前庭有廢屋基，忽雲中二舟各長丈餘，墮屋基上，舟中人皆長二尺許，紅帽雜色襦袴，手持篙，往來甚疾。童子十餘，悉驚趨視，萬人引手掩諸童口，鼻皆黑，噤不能語。走避室中，從窓隙中窺見一人擁衛如尊官，與一

僧相對推蓬右顧雲擁舟起墻外里許呂氏墓也復隨其中舟既去童子口鼻如故玉歸間之持鎗入墓無所見越五日玉暴卒已上見楊南宮高坡紀異

湖州凌漢章少學針灸三殺人乃棄針水中針皆浮漢章曰天命我矣拜而受之遂精其術名動海內嘗至虞山寓東海湯禮家間隣徐耕元家哭甚哀問之乃子婦以產死漢章往揣胸前尚微溫針數穴良久子下婦得生又一跛翁扶杖過自言少多瘍庸醫折針膝中今杖行二十年矣漢章從肩臂上針三四穴折針從患處出棄杖再拜去高坡紀異

海虞蔣御史欽有剛直名正德初以言事忤逆瑾而死貧無以歸葬京師士大夫畏瑾莫敢言御史黎鳳作詩悼之其警聯云肯將一死開言路誰信無錢為買棺百鳥聲籠中聲已寂一龍天上騰猶寒詩聞於瑾尋竄遠州瑾誅鳳始復職山樵暇語

海虞錢工部仁夫字士弘号東湖工於詩其湖中賞月詩天道固應常忌滿人心何苦欲求圓泛湖云笑看孤雲同野鶴高吟秋水共長天長至云君子道從今日始老夫懷向此時開苕溪夜宿云湖山見面非生客風月於人有夙緣和寄懷云半生事業囊中藁百歲光陰鏡

裏絲又云許國一心常耿、欺人雙鬢任衰、皆清新
可愛無一點塵俗年八十一而終 前書

海虞桑公瑾詩多警句如云葉稠蠶足俸花盡蝶休糧
好花空自好幽鳥為誰啼而來池驟富花落樹旋貧石
田謂其景不得留美物不得匿情信然 前書

海虞王銘庵 昂字元勛詩多清扶如田園雜興云庭空
竹露響迳夕草蟲喧蒲圻道中云有山皆似画無地不

宜詩白龍寺云廬荒半為官租迫鴉噪不禁霜月飢寄
僧云龕燈銷焰風回壑布被增寒露滴松九日云百年
觴咏幾今日萬里風煙初白頭贈人云身賤怕逢生客

邪障

問居貧甘為里兒輕皆警句也有銘庵吟藁 前書

成化丙戌海虞吳文恪公 訥率家僮力畊目覩飢民艱苦

因成一律云澤國三年被水荒望中民物甚堪傷草房
破漏難禁雨菜色萎黃久絕糧旋取青菱煨土竈共分

水符塞飢腸綉衣使者當垂惻早體皇心為發倉正德
庚午又大歉錢工部仁夫九日書 寧云四尺稻苗三尺

水兩年逋負一年徵又口占云高鄉不住、低鄉何事
先人欠主張今日東湖舡也賣、來賸納水灾糧東湖

仁夫別号也縣令偶見是詩遂為蠲免 前書

虞山王种遠有絕巧能於桃核上彫鑿種種、細如毫髮

奇術

海古閣

無不明了。一日同陳良卿屠用明顧余春波新第。貽余
核舟一，長僅八分，中作蓬櫓兩面，共窓四扇，各有樞可
開。闔闔則內有櫛楫，舳首一老，瞠腹正坐，左右各一方
几，一書卷，右几一爐，手中仍挾一冊，舳尾一人側坐，一
檣置篷上，其一旁有茶爐，下仍一孔，爐上安茶壺，一仍
有味，有柄，所作人眉目衣摺皆具。四窓上每扇二字曰
天高月小，水落石出，舳底有款王村遠三字，仍具小印
章如半粟，文云王毅印，又見項子京先生所藏芝麻一
粒，一面書風調雨順，一面書國泰民安，各四字，云出南
宗宮中異人所獻者。六研齋筆記

可覺

常熟之直塘有錢外郎者，險人也。家居武進鄉曲，其里
中有婦曰趙重陽，色美，錢心慕之。以其夫貧，可餌一
旦，台語曰：聞汝有幹局者，何乃坐守困窮？吾貸汝錢，販
布如何？夫幸甚，即以贖易布，使商於臨清，錢遂與婦通。
預居貨以待其夫歸。一二日輒具舟遣之，如是者數
矣。里人皆知之，而其夫不覺。一日在客邸，與同伴角口，
為發其事，夫忍耻歸，錢又如前遣之。既行，至木梳港，潮
落不能去，復暫到家，錢方擁趙暢飲，見之愕然，夫慚且
怒，然憚錢之強，不敢發。旋回舟中，錢陰與趙計，夜遣人
詐為盜殺之，而以被盜聞官。夫之俗人知之，而發其謀。

縣令楊子器逮兩人鞠之不承姑繫之獄自是數月亢旱桑通判民憚曰謂子器曰君知所以不兩手坐趙重陽獄未決耳君能雪此冤兩必至矣子器大悟立加嚴刑始款服少時大雨如澍合縣歡呼以為神錢遂訴之上官移獄於府居歲餘有劫盜十餘人入獄錢享以酒肴從容誘之曰吾知尔輩不過一死能為我認劫殺商人事於尔罪無加而可以脫我當給尔盜許之及被訊時具款首一如錢指錢乃援盜以辨太守新蔡曹公鳳台子器詰之子器力言其故曰公為營脫耳于是計不行錢又訴於朝下南京三法司提問錢已賂津要為

內援竟以盜辭為據錢與趙皆幸免方出部門少憩是日天色晴明忽疾雷一聲兩人俱死一時哄傳以為

異事 續耳談

常熟縣志金雞墩在縣西北二十五里世傳偽周武氏渡江妃死權殯於此然訛姬為雞因妄言金玉之氣化而為雞時夜鳴其上矣按金姬本山東李氏子名金兒明敏妙麗誦古今經史及仙佛百家之書父李素得張明遠之秘傳精於卜筮悉以其術授之遂臻玄妙父不及也士誠之有江南多其幄筭功焉既自立為王厚賜姬加号冊立姬至舟中屏去盛衰啓其故箱出辦香

考證

焚之、向天列拜、長跪、私祝、環視、莫測其意、頃、更、閉目、奄
 然、無語、父母、驚、赴、抱起、呼之、已絕息矣、士誠、哀痛、不已、
 乃厚葬之、虞山下、後、士誠、謀取江陰、久不下、因感盛金姬
 先見之言、加封為護國洞主仙妃、命饒介之、撰文、周伯
 奇書、篆刻石、其夜、姬示夢於妃劉氏、極言、士誠、運、穀之
 將終、果符其言、歲月未幾、亂軍發、姬冢、屍已脫去矣、棺
 中、惟銀泥、黃、袷、紫、綵、絲履、存焉、世傳、姬本劍仙之流、
 屍解上賓、未嘗死矣、前書、繪圖、摘錄

萬曆四十年八月、烈風淫雨、入、海虞福山江口有
 龍九條、鬪於水中、颶作水溢、壞民室、廬無數、前書

隆慶年間、常熟縣西北區、舡、店橋徐家、有畊夫徐四郎、
 晨起、負鋤、出門、見一道者、秀、日、耕、持曲竹杖、頭掛
 藤絲、水火籃、中盛帶露百花、詣門、從四郎乞施新履、
 四郎辭以田家安得有此、有女在門內、聞之、曰、父生辰近、昨
 製得綠布履、子何不與之、四郎有吝色、女固請與之、時女
 年可十七八矣、尚未嫁、病黃、喜食茶葉草紙、面浮腫、若金
 色、道者曰、當為治之、因從籃內、摸出小青瓶子、內有膏、色
 碧而瑩、挑兩匙、於瓷甌中、教其所服之法、謂曰、服此、不但萎黃
 可祛、便當一生無恙、其女出拜謝之、道者置履子於門而去、女
 令其父追與之、四郎換履、奔馳、道者徐行在前、長不及二十

鬼神

步顧盼之間失道者所在四郎回女急取沸湯調藥飲之
 奇香滿室俄而下赤頭蟲如指者百餘其蟲並有鱗鬣爪
 甲積歲之疴頓除明日於鏡中照之容色美好非舊矣前書
 萬曆甲辰冬常熟東嶽廟重塑嶽神工畢邑人擇吉送
 神登殿先一夕有東鄉人載祭儀入城上嶽廟舟行二里許
 忽見隔岸遠近數十里外鬼火千點青光熒々久之有兵仗
 甲騎呵殿而來絡繹不絕初以為官僚後見列炬下皆奇
 容異狀人乃知山林樹木之神或村坊土地並來朝也前書
 嘉靖三十四年十月廿五日天雨三日 熟家多有拾得一二
 十粒者歲之不變萬曆中吳越間天墮黑雨其點如墨前書

鬼異列

鬼神

虞山龍城山人姓孫氏住塘市挾狡鬼之術遂言禍福
 休咎甚驗初鍊鬼得章生日日 一潤中解元少年殊
 死立願相隨孫氏舉家事之呼曰慧虛子其術使人先
 書姓名及意中事於經上另置一空經於案三日後啓視
 則報如所祈龍文鳥篆無所不改又或擲龍眼荔枝之
 類俾其人自拾諦視之一果實爾劈開則所報之箋在
 焉或設鍾鼓於仙壇上無故自鳴如有人持筵以擊狀
 見者大恠因是赴之如市夢石老人是孫姻家居址相
 接每夜穴壁窺覘見孫被髮裸躰啣刀跳擲用五色繩
 子數百丈圍於壇外須臾戶牖拉然暴風颯至作吻

之聲因知其所鍊多有靈鬼不獨一慧車子也前書

心光長老法名如瑞常熟人也雪夜借宿楓橋人家被逐
渡至一家問有叢林否曰有正覺庵廢久矣基址尚存
如瑞當夜發願重建道場接眾利生是夕吳縣表明府
弘道亭與長洲江明甫盈科並駕出楓橋迎接御史忽
見岸上有一白鬚老父身著綠衣揖表明府而告曰我
吳中枝指道人祝允明也帝命為正覺伽藍神助心光
長老重興道場子有文名願作一記明日語於江適報
御史至兩公果同出迎接至村問里正曰此間有
正覺庵乎曰有心光長老山適自外方來曰公相

顧驚歎謨文捐貲共襄成之道各奔湊遠近爭輸

不逾三載成大叢林表後擢負外郎上其事詔

改額曰慈泰護國禪寺先是表明府移病還公安擇日

飯僧其夕復夢祝京兆相謂曰願遲日設齋明晚尚有

一僧來也屆期心光長老至自吳門遂改設同飯焉前書

常熟城東有崇教興福寺宋建炎四年建寺塔上四面

謂之方塔俗遂呼為東塔寺徐光祿第四郎所居正在

東塔巷中有客常登樓見照壁上倒掛塔影數百座其

人大怖而下此与牛首山敲花巖祖堂內塔影閉戶則

見宛然倒掛於慈尊繡座前均一異也前書

常熟福山鎮大慈寺轉藏殿燬寺僧募緣重建諸皆辦

獨缺正梁居民將往郡度材而買侵曉忽見海口有一

巨木浮來視之乃香楠也衆力齋舉舁之重岸上召匠

計度不爽尺寸其殿遂成至今呼為跨海梁前書

常熟邵舍有徐思省者文恪公雲孫也其人刀筆之雄

也萬曆改元夏疫死家人欲殮捫其心下微溫遂置屍

於棺蓋上三日而復甦具述初死時為冥吏二人攝去

行四五里悉是黑漆濘地至一水潭畔天始漏微光前

進則城郭宮闕在焉訊之即子子所居也冥吏將

思省至殿前階下跪傳言子子數人皆牛頭夜

叉之形押到一大車上甘水車週迴絡鐵數

重皆刀劍也先已反接三十思思省至又增一人

見四獄卒用長鎗躋角其外盤旋磨轉身從刀尖劃過

痛楚萬狀骨肉銷落頃之復起報命殿前便傳言付獄

乃一大城子榜曰帝頭城四圍皆鐵柵為藩中四百

多人在焉思省問何時出乎衆笑曰我輩處此不知歲

月汝新至此便思出耶思省曰吾父母妻子俱未了安

得遽至於此言訖淚下悲不自勝見鐵柵之外男女若

干往來自若衣着如世間思省問同禁者曰此輩何以

不付獄乎曰此世間持齋念佛人也非久托生善地矣

嗟嘆之間忽遇插花李王過獄門外思省遽闌入與相
勞苦謂曰汝三世住河陽供養我於家廟中香火不斷
我^解也怒然不為之援也徐而挈出守者有難色李王怒
而叱之既出獄令思省立於殿前李王入殿內食頃而
出曰免矣放汝還世間將復有^十七年陽壽以萬曆十八
年二月十七午時死汝宜勤心為善也給與一符記即
命前所攝二冥吏引歸仍至水潭畔推墮之視其身僵
卧在棺蓋上耳由是傾家奉佛持齋者十七年至期而
卒死之日延善侶作佛事會^才未至翼晨此人親
見思省戴皂羅帽藍袍方笠^還曰汝昨何以不來念

鬼神

佛脩行是第一如事汝夫^少遠衣飾宛如棺中所殮者^首見過其家具述所

插錄

常熟致道^視舊有^皇朝^日檜^皇合^良矯^具西李王^廟家^應
自來邑人相傳此觀為李王宮萬曆癸巳年十二月五
日觀門火發幾延廊廡居民奔逃不及錢繼發錢良棟
等^在觀^左側^迤各^登樓^願望忽見火光內有數十
官舫自空而下篙師水手幾及百餘並挽天河中水以
滅共焰隱^聞風濤之聲隊仗旌旗繽紛照耀而擁黃
蓋著白袍立於舟首者驚是插花李王頃之飛鯨頓息
止燬觀門而已凌曉視廟中則梁上所掛數十隻小舟

水氣淋漓苔沾符漬行舟土偶皆泥溼如汗宛是夜所
觀者錢侍御公勒碑以紀其事李王本長興人南朝神
中所稱李烈士者也前書

常熟薛姓者行四興販私鹽招集亡命出沒海濱殺人劫
財白晝公行莫敢誰何弓兵龔王兩人有膂力善捕盜
獨不畏薛遇薛販鹽船輒奪之薛忿甚聚眾百人擒弓
兵押縛載至沿海岸邊揮白刃欲斷其頸忽霹靂一聲
雷火滿地眾皆驚駭僵仆弓兵押自解奪小艇逃
命奔縣訴狀縣令耿橘檢知其平日惡跡申憲
獲其父子併黨且咸寘壬見崑山周玄暉
林續記

元帝殘祚蘇峻反王師所衆要擊於高茆大
破之峻復攻吳眾又遣弟颯無錫庾冰至鎮
鄉亭恐賊從海虞道入眾自往備之而賊率張健馬流
攻無錫颯等大敗庾冰亦失守健等遂據吳城眾自海
虞由婁縣東倉與賊別率交戰破之晉書顧眾傳

明帝泰寧三年三月白鳥見吳郡海虞獲以獻群官畢
賀宋書符瑞志

晉成帝咸和五年五月石勒將劉徵寇南沙都尉許儒
遇害進入海虞晉史

成帝咸和六年天竺沙門支遁之梅李訪瞿研先生見

兵寇

建置

建置

建置

兵寇

兵寇

考古

東南有五色氣卓錫記之黎明令畊者劇之土皆五色
中有石函二龜化為雙鳳而去因以名鄉舊志

咸和七年三月石勒將韓雍寇南沙及海虞晉書

咸帝七年分海虞西北境置南沙縣屬晉陵郡南史

三恪按郡志本吳縣司鹽都尉署吳時名沙中晉罷

署立縣

咸康七年夏四月實編戶王公已下皆正土斷白籍晉史

晉穆帝永和初移郡出京口郟等三縣亦寄治於京南史

趙石勒移兵寇南沙海虞俘餘人晉書載記

漢劉澄浮海入宅宮南沙

晉廢帝陵在白茆市有口內大吼如雷

野雉悉鳩飛歛然盜多燒書廢帝名棄字延

陵太和六年桓溫廢為東海王咸安二年降封為海西

公食邑四千戶四月徙海西公於吳縣西紫里太元十

一年崩於吳年三十五與庾后合葬吳陵石獸常為墟

鑿損眼足埋諸土中今呼為石馬潭土堆尚高九尺許周

二十步侯白旌異記舊志載

晉瞿研先生墓在廣安寺側居民後塘得古塚刻稱

瞿研先生字碣子廣川人隱居不仕後徙常熟卒葬東

陵寺武丘寺重崗之原武丘蓋直塘廣安寺舊額今其

地尚多瞿姓高士傳瞿研先生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和末嘗居宣城郡界文脊山中山有瞿研因以為名桓温嘗造之先生被鹿裘坐於石室神無忤色温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乃命伏滔為之銘贊竟卒於山中

舊志慶元志

唐置

宋文帝元嘉八年立南徐以東海為治下郡以丹徒屬焉郟朐利城並為實土水

自晉僑立以來至是始為實

明帝失淮北

泰始七年立東海縣屬東海郡後僑立東海郡於海虞北境稱東海郡以別之仍立

城三縣

三恪曰宋中書以後自

立必庭一郡一縣

割成四五四五之中

南史列傳多稱東

海郟人此當為海虞之制

之郟矣或以為得

非會稽之制予曰會稽之制從刀而不從邑况制

音炎上聲郟自音談上聲字既異體音復不侔安得

相混郟之應係於海虞者自晉元渡江立郟郟利城

三縣以置僑人咸帝咸康七年實編戶王公已下皆

正土斷白籍至宋末造歷百五十年為實土久矣移

屬而不移籍焉有去數世之後尚稱其鄉之舊與蓋

宋齊梁陳之間北郟未歸版圖當為海虞之郟人又

無疑矣晉孫興公嘗言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蒼生

珍滅百不遺一。河洛丘墟，函夏蕭條，并湮木刊，阡陌夷滅。或生理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壠成行矣。恪謂興公此言，指永嘉至孝文流人已無從返故國，况又百年，尚得為北海東人耶。於此見六朝名彥，邑志失收，前人蓋未之詳考耳。恪謂何承天、劉孝嗣等入志，即不然，亦當列之流寓也。

東晉江康之，濟陽考城人，文雅有才，思為南沙令。

係江淹之父。舊志云：海康有江康之，何後有鮑照。

宋寶祐琴川志云：戴顓，字仲若，譙郡鉅人也。父

為築室聚石，引泉植林，後隱。弘治新志稱安道

次子，世居會稽之剡下。

三恪按宋書隱逸傳云：戴顓，字仲若，譙郡鉅人也。父

達，兄勅，並隱遁，有高名。年十六，遭父憂，集於毀滅，愛

會稽剡縣多名山，遂居剡下。又愛桐廬山水，兄弟復

共遊之，因留居之。勅患疾，鑿藥不給，請干祿以濟，乃

告時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勅卒，乃止。乃出居吳下，吳

下士人共為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

若自然。宋國初建，屢辟不就。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

史張邈與顯姻好，迎上黃鵠山，林洞甚美。顯憩於此，恪詳觀此傳事，垂行而勃卒，乃止。則顯未嘗履任，志謂隱居白鵠山，吳無白鵠山。據傳黃鵠山乃在京口，自與張邈近，非仕吳以後也。恪謂顯雖名賢，不當牽杜誣邑乘。

何子平，廬江潯人也。曾祖楷，晉侍中、祖友、會稽王、道子諮議、參軍。父子先建安太守。子平世居會稽，少有志行，見稱於鄉曲。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俸得白米，輒負市粟，麥人或問曰：「所利無幾。」曰：「煩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常得生米，何心？」

不可寄致其家，則不肯去。

養而籍年已滿，便去職歸家。

將軍顧愷之為上

綱謂曰：尊上年實未滿八十，親故所知。州中差有微祿，當相啓留。子平曰：公家正取信黃籍，年既至，便當扶侍私庭，何容以實年未滿為冒榮利？且歸養之願，又切微情，愷之又勸令以母老求縣。子平曰：實未及養，何假以希祿？愷之益重之。既歸家，竭身運力，以給供養。元嘉三十年，元凶弒逆，安東將軍隨王誕入討，以為行參軍。子平以凶逆滅理，普天同奮，故廢已受職，事寧自解。又除奉朝請，不就。末除吳郡海虞令，縣祿惟以養母妻子。

不犯一毫人或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祿本在養親不在為己問者慙而退母喪去官哀毀逾禮每至哭踊頓絕方獲值大明末東土飢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書夜号絕擗踊不潤俄頃叫慕之音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避清涼日以數合米為粥不進鹽菜所居屋壞不蔽兩日兄子伯與采伐茅竹欲為葺治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為會稽太守甚加旌賞泰始六年為營寧椽子平居喪毀甚羸瘠踰久及至免喪支胙殆不相入不檢敦厲名行雖處閭室如接大賓學義堅明處之默安貧

職官

虞炎鮑參軍集序云鮑照字

七負賤少有文思

川王愛其才以參軍侍郎王薨始興

遷太常博士兼中書舍人出為秣陵令又轉永嘉令大明五年除前軍行

參軍侍臨海王鎮荊州常知內命尋遷前軍刑獄參軍事宋明帝初

江外拒命及義嘉敗荆土雲擾江陵人宋景因亂掠城為景所殺

時年五十餘身既遇難篇章無遺流遷人間者往見在儲王博采

言游好文藝片辭隻韻罔不收集照所賦述雖乏精典而有超麗爰命陪

趨備加研訪年加稍遠零落者多今所存者僅能半焉

南齊書王敬則晉陵南沙人

南史云臨淮射陽人僑居晉陵南沙縣

事齊太祖以功官

至開府侍中高宗輔政出為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

五郡軍事會稽太守是時朝廷猜忌日生敬則以高武舊臣內不自
安舉兵反以宿將舉事百姓擔萬荷鍤隨逐之十餘萬衆至晉陵南
沙人范修化殺縣令公上延孫以應之不數日軍大敗興乘軍容表文
曠斬之

減友

岑之敬字思禮南陽棘陽人五歲讀孝經每燒香正坐親戚
異之年十六策春秋左氏制首孝經義擢為高第御史奏皇朝
多士例止朋經若顏閔之流乃應高第深武曰何妨我沒有顏閔
台入面試令之敬亦庶勅中書舍人朱异執孝經唱士章武帝親
論難之敬曰
橫應對如響
郎賞
厚十八預重霄殿法
敬服乃除童子奉車
熟視之敬曰未幾

見号

号即除太學限

不學士司義郎又除

武陵安西府

半太清元年奉

阿南沙令侯景之亂率

所部赴援京師至者境內臺城陷乃與衆辭訣歸鄉里承聖二年除晉

安王宣惠府中記室參軍是時蕭勃據嶺表勅之敬宣旨慰喻會江陵

陷仍留廣州太建初還朝授東宮義省學士太子素聞其名尤降賞

接累遷至征南諮議參軍之敬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雅有辭筆遂

為醇儒性謙謹未嘗以才學矜物接引後進恂如也每忌日營齋必

躬自洒掃涕泣終日士君子以萬行稱之卒年六十一有集十卷行世

陳書

張道裕字弘真漢天師十二代孫齊永明中來隱虞山感異夢即

於山下建治号招真荆寒陽殿虛皇壇手植七檜簡文帝嘗賜玉

仙釋

案一面鍾一口香百筋燭百鍊陳供於此其後改名曰乾元吳郡圖經續

道裕煉大丹藏之於井治平間道士李則正浚井得石函啓之見兩

丹化為雙鶴飛入尚湖去

致道觀即今招真治其碑文舊志謂照明太子作邑人顧大韶謂碑文
出簡文非昭明也今考藝文類聚稱簡文顧說為是

七星檜天監中所植萬曆中猶存數枝天矯如龍枝柯半成枯折而
尚堅如鐵石其三皆宋物也國變後余時十九歲猶及見三株如龍為

支塘何白石伐

公上延孫齊

為南沙令王敬貝

正口陵南沙人范修化等殺

縣令

孫以應之敬則平贈

戶部 丁見王敬則傳

可師

常事

忠字易辭性至

汲於井恨少

不能代母

咽不已後

日必早起凡母之

後事皆先

之小

父母

憂

其娶陸氏以孝聞姑

病陸進湯藥稍冷姑不悅文忠即苦而出之姑病愈命

其身還之強而後可家貧凡讌會已為主及則與席他

家則弗往或向之曰我事親缺甘旨背而往享之食豈得

下咽親故知之每讌會必先餽酒殺於家然後邀同飲

一日小飲友人家見席上鯉首甚大請於主人持歸奉

母同飲竊笑之文忠曰是我母所嗜尔或尾而覘之見

其跪進母前友歎服而去曉起往鄉路逢錢某者呼曰

君勿惧吾死半月矣幸為我寄信於家小衣一件前誤
為我驗勿枉婢君故孝子也是以相告至其家果以失
衣責婢聞而釋然母病故哀毀骨立未幾父又病篤號
泣於天曰旬日內兩親如是何以生為曉起沐浴潔衣
佩刀持香密往周孝子廬門啟而入焚香拜禱割左股
肉袖而歸煮湯進飲異香盈室服後遂愈逾三載無疾
而終初文忠之曉往者靈惠廬也適邑庠生吳某亦早出
吳故與文忠湖田有隙見文忠步拜入廬吳尾其後
見文忠哭而起舉刀害日以章欲倒遂前抱持
之曰以汝為未必尔信純者矣歸

即介 在某有讓所爭 何庠士不盡屈

某吳某併曰於縣令場公大奇之書難

孝二字匾於御又祈公虎家以縣楊公即白旌善莫

逾是人祁公又賜孝行二字表於門年六十六終今

兩額俱存子榮祖字揚先性亦至孝父病篤榮祖計無

所出因於密室割左股肉家人不知也煮湯以進父嗅

其鄉曰此吾割股時香也割股非人子宜吾往年之為

情極無可奈何尔何復效尤也榮祖含淚跪而對

曰大人但飲之兒無傷也疾遂瘳越七載而終年八十

五邑令蔣公文運聞之賜銀酒給扁曰以孝孝見周氏世孝錄

常熟海隅山有古刹号寶嚴院吳越錢王之子祝髮於此太宗嘗賜御書急就章道遙詠及聖惠方於寺中有浮屠七級極莊嚴吳人相傳自京師來泗洲僧伽塔為第一此為第二至今尚在

龔明之中吳紀聞字希仲昆山人

陸徽之字彥猷常熟人高才博學衆推為鄉先生出其門者如陳起宗徽猷張栻朝議錢觀復郎中皆為時顯人徽宗即位下詔求直言公因廷對與雍孝嗣輩皆力陳時政闕失名曰有旨放開立殿下叩頭曰陛下求直言口之者無罪猶未乾奈何以直言士怒考開唐突才其才其以數齒俱凡

直上梓七之大觀末水復時亦公已

不能語止子道号居油彥猷欲赴京師已卒

其孫端成字錫就特奏恩前始蘇志

翟汝文字公翼其先本南徐人後徙居常熟紹興初為

叅知政事卒門人謚為忠惠先生公文章甚古所作制

誥皆用尚書辭天下至今稱之自宣政以來文人有聲

者惟公与葉石林汪浮溪孫蘭陵四人耳嘗自評云某

之視浮溪浮溪之視石林各少十年書石林視忠惠亦

然識者以為確論公素儉雖身歷兩府奉養甚於貧士

一日招客未飲時与客近世風俗侈靡燕樂之間尤甚

因正色言曰德大於天子若然後可以食牛德大於諸侯者然後可與食羊客自度今日之會必無盛饌已而果惡草具進公在翰苑時禁中新創儻儀有旨令撰文是日辰巳間中使送篇目至午後亟督索進呈數篇既立就而文法且極高古石林乃謂公文極難得在西掖時以草詞遲鈍罰銅又在試院議策題以冗官為問一夜僅成四句云太平日久人樂仕進可為知廷慶者可為有司慮者二亦頗恠之予竊公之文正不當以遲速論當意與否耳一四句實為佳作人不知言如

可所

壽師

常年與華亭曾大意以徐耕明小篆家本名以御好為復女二曾之法圓而均頗合古意也負暄野錄西宋人与姜白石張于湖同時胡稷言字正思別之姪蘇詩書熟之筆景文公以特奏補官為山陰丞致仕築圃鑿池追陶靖節之風種五柳以名堂清脩寡欲延納後進日晡後不飲食客坐蕭然具湯一杯而已年八十餘子嶧字仲連松憲蓬戶人以為隱君子步趨言動皆有尺度賓嘉喪祭率遵用古法用杜甫詩名其所居曰如村自号如村老人累舉命官終不仕卒年七十九詩文簡古如其人嶧字百能字少明紹

可所

興十八年進士知江山縣有惠愛乾道初選教諸王以
年至力請老朝廷嘉之賜緋衣銀魚致仕築室曰宜休
相羊里巷久之乃卒年七十四日上俱見吳郡志

黃子久履及公望自号大癡又号一峰本姓陸世居平
江之常熟德永嘉黃氏穎悟明敏博學強記画山水宗
董巨自成一家可入逸品其所作寫山水訣亦有理致
迺來初學小生多效之但未有得其彷彿者正所謂画

虎刺鵝之不心輟耕錄

延祐乙卯

以常熟之步

朱良吉者母錢氏

年一病將死良吉沐

刀割取心內

一

以飲母食藥

心痛就扣不可

起此里中

以絕乃哀

貞觀道士馬碧潭者

醮告神明

之是日邑人

浩齋間而過其家觀

良吉胸間瘡裂幾五寸氣騰出痛莫能言俞為納其

心以桑白皮線縫合之未及幾月已無恙矣因述其事

以為勸郡宋翠巖先生有詩紀之輟耕錄

席應珙字心齋号子陽常熟人少辭家學老氏法經錄

丹訣靡不洞究兼涉儒術尤邃於易釋典方術咸能易

通奉其母甚至葬祭痛哭如初喪或謂親愛既割何得

狗禮若是過歟應珙曰吾法當割愛人道然世間豈有

似釋

可所

并師

仙釋

不孝之神仙哉始提點常熟普福宮遷郡之白鶴觀及相城靈應宮洪武中卒姑蘇志

唐陸器狀元家於河陽鳳皇山讀書臺遺址尚存

希辯常熟人聽律於楞伽受心印於天台軋德初吳越

忠懿王以清泰院居之号慧智禪師太平興國中隨王

入覲見於滋福殿賜号慧明端拱中乞還故里賜御書

急就章逍遙詠秘藏詮及太平惠方凡一百三十卷

以家之吳郡

仙釋

唐僧懷述字體如學涅槃伊

道武宗沙汰至大中仍復

僧無瑕以在文舉塔

右

出經聖年貴士爭

而見於子七言

詩用

禮著青山

忽不自恣明辰鳩衆

長台掌告絕食七日以逝咸通十五年九月十

六也春秋七十四僧臘五十門人會清傳朗殯於

寺之東南三百步即墳起塔陳言撰塔銘邑大夫

周思輯為檀信軋符四年高僧傳

釋彥偁姓龔氏吳郡常熟也揭厲戒津錙銖塵務勤

求師範惟善是從末扣擊偁主得其戶牖乃於本生

地誦導同好鳩聚律風孔扇号為毗屈窟宅焉先是海

隅巫咸氏之遺壤招真治之舊墟古寺周圍不全坵垣

心釋

仙釋

而已嘗一夜有虎中獵人箭伏於寺閣哮吼不止，僮憫之，忙係鞵秉燭下閣言欲扶之，弟子輩扶過且止者三四，俟其更闌各睡，乃自持炬。德就寺尋席，僮耳舐矢鏃血，顧僮而瞑目焉。質明獵師德就寺尋席，僮告示其箭德遂悛心，罷獵焉。武肅王氏知重，每設冥齋，台行持明法時，覆肩衣自眩而墮。搭上或見鬼物隨侍焉，謂道德盛則鬼神也。明六年六月終於山房。九十九。云高僧傳。

釋恩

蘇嘗熟人也。張氏夢梵僧入其

其

馬少時見沙門

一聞誦經已徑

仙釋

石 諱壽 洪蘇之常 出血母劉氏生之

夕上異

咸淳八年甲申 長祐本州崇教興福

寺 水惟出 二十祝嘏 地高 和忠令參萬法歸一

見及庵 曰有佛處不得住 無處急走過途中忽舉

首見風亭豁處有醒 曰清明節雨初晴 黃鸝枝上分

明語 庵與衆曰 此子乃法門中透網金鱗也 登霞霧山

卓庵名曰天湖 道洽緇素 戶履駢臻 伏臘所須不求自

至 凡樵蘇之役皆躬自為之 有古德之風 禪暇喜作山

居吟 至正壬辰秋九月廿有一日 示微疾 閱二日 中夜

與衆訣 索筆書偈曰 青山不著臭屎 蘇死了何須掘土

埋頭我也無三昧火光前絕後一堆紫擲筆而逝其徒收其靈骨舍利塔於天湖之原元旭撰石屋塔銘

釋常達字文舉俗姓顧海隅人也發迹河陽大福山遊學江淮諸勝寺達允迪中元完戒法專誦南山律鈔

後求涅槃圓音法華止觀等陰符老莊百家之書其餘分時之學盡二王之筆蹟通方參禪詣於宗極俄

屬心宗滅法寢墨山栖委裘遁而無洞為宣宗重建法以興精

合境人民日達化導故太守韋曙特

加三重猶續室惟夢歷四白知歸諸方慕化

其有驚女也咸通十石四眾教女不

遂親嘗且之不溲福寺受訓法唐

長中代往崑山慧顯學南山律晉天福初

後此子浩端聽習經論超解性天然時輩輒難抗

敵微聞天台三觀六之說符意解漢開運中造

錢塘志因師誦貫弥年通達下光明經止觀論咸洞

玄微尋施覆述出弟子相次立雍熙三年八月朔日

息於中夜覩白光自井而上滅不恒謂門人曰吾於

此報齡盡矣乃絕粒禁言一念佛次夢擁衲沙門執

金爐焚香三遶其室自言祖師灌頂來此相迎汝當去

矣夢覺呼弟至猶聞異香至二十五日為弟子說止觀

及古開

仙釋

指歸及觀心義辰時端坐西向而化年七十五僧臘五
 十五是夜院僧有與文偃等口誦空中竺竹嘹亮而無
 靴鼓且多鈴鐸漸久漸遠依西去九月九日依域法
 焚獲舍利青白圓粒無筭曰時謹重一食不離衣鉢
 不蓄財寶臥必右脇坐如與人言不問賢不肖
 悉示以一乘圓意或恠送乃曰與作毒鼓之緣
 耳喜襟交游不好俗事大人豪族未嘗輒問
 名凡是天宗教會昌廢義幾缺恩尋釋十妙
 之終生之旨趣語入言我之句止觀二十餘
 周之雙運使者思之也

高僧傳

仙釋

仙釋

貞常人十三出興寺方洽一稔
 誦法華延日周二部望之合掌云勞其聖
 衆相迎百徒侶皆天樂之音
 寶姓夏氏常熟人奕扶行泐均進具之後專
 習定門終年一百十八歲加漆布供養於寺
 常熟之東崇教興福寺文用禪師始建用善
 相地故所占為善地為塔而破成溥間有淵塔
 主悉其舊而更為九級時日温公為疏應施雲委遂
 落成上施露盤表以金刹金石煥然人謂淵公即用禪
 師後身也久而頽圯洪武八年僧淨慧合衆重脩迄十

仙釋

六年癸亥卒業

慧光慈忍法師天泉和尚主嗣法師名珠字日章吳下垂五十年晚更号

用拙常熟張氏子十七祝髮遊四明時我庵無公住

延慶石室瑛公居育王法八年既首衆報恩又為

上天竺第一座出世住城入教寺說法遷崑山廣

孝嘉定淨信洪武初至仇令住上天竺以高僧

選京師有旨就天界昇座衆說法聞者傾服上

數禁中對稱旨



